

新編詩義集說

新編詩經集說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三

廬陵後學孫鼎編

門人華亭徐觀校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
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
即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然於
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言其德何也蓋周家天命之新固本
於文王之德尤本於文王之神其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之
也其神之昭自其在天者言之也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此其
德之在人者然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此其神之在天者

然也文王生而其德昭著既足以膺天命之眷顧沒而其神之昭明尤足以基天命於悠久方其以德而受命文王固與天爲一也及昭明而在天尤可見其與天爲一矣惟其神之昭于天也故周之爲國雖舊而周之受命則新斯命也豈文王一人之命乃周家一代之命也其神之在天相與爲無窮則其命之在後嗣亦相與爲無窮文王之神即天之神也上帝之命即文王之命也上帝之陟降無一時而不監于人文王之陟降無一時而不同于帝則爲後王者豈可謂天之高高在上而不吾察文王之神杳冥恍惚而不吾知哉此章雖不言敬畏而不可不敬畏之意隱然已見於言外矣 解頤朱傳本旨以爲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斷章又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以是推之則此題合以德字作一篇骨子上

六句反覆以言顯德受命之符下兩句又推原以見盛德契天之妙有其德而有其神有此神而有此命始焉反覆嘆詠之者謂其神之所以昭著而致成命者此德也終焉推本而邇求之者見其神之所以親密而與天爲一者亦此德也意在上以神言不顯以德言而陟降又以神言 主意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國家之興皆聖人有以致之也聖人往矣而精神之在天者方昭昭然而得於對越此其德之盛爲何如哉周雖舊邦而天命維新要皆聖德之所致耳聖人之德下足以得乎民上足以合乎天則國家之受命宜矣 矜式

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亶亶猶勉勉自聖人言之則純亦不已之謂也惟其德之不
已故其令聞亦不已也惟其令聞之不已故天命之亦不已
由其身以及其子由其子以及其孫而又及於無窮使其本
宗百世而爲天子支庶百世而爲諸侯則可謂盛矣而又以
爲有是君其可無是臣乎故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其傳
世亦無不顯者焉此詩言不顯者三有周不顯自聖人言之
也不顯亦世世之不顯自臣子言之也上章以德言此章以
世言惟其德之顯是以其傳世亦顯也上章言文王之德之
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
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窮冥恍惚而已也 解頤
聖人德之不已而美譽無窮故天眷其後世之君臣亦無窮
焉德不已而名譽不已於是天心之眷亦從而不已德之著

於外者不以存沒而有間故天之眷其後者亦不以人已而有殊也

主意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國家之興非偶然也以聖人而興一代豈惟子孫享其福羣臣後嗣亦從與享之故子孫皆賢固足以見聖人之澤而羣臣後嗣之皆賢至與國咸休者猶足以見聖人之澤詩人論文王孫子凡周之士真可謂君臣同福者歟

矜式

有文王之聖人作於前凡爲其孫爲其子者本支皆百世之遠蓋聖人之後宜垂裕於無窮矣下股又承文王字說來文王之興固能使文王孫子百世矣而凡周之士亦皆文王之臣也故亦與周匹休光顯盛大而百世其久焉

斷法

言義集註三
三
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
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王多士生此王
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下章曰此承上章而言蓋以不顯亦世即繼之曰世之不顯
則二章可合爲一題上章言文王德顯當時所以上帝敷錫
于周維文王孫子則爲天子諸侯周士亦得以傳世而匹休
焉蓋由文王德澤之延而有傳世之美也下章言羣臣傳世
顯而厥猶翼翼者當知在文王時已有功業之隆也聖德格
天而福澤遠被於君臣之世世臣謀國而功業已著於先王
之時夫羣臣之傳世而顯其忠謀於累世者孰不本於聖人
之德哉故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者亶亶令聞之源深而流長
者也世之不顯厥猶翼翼以至于文王以寧者皆亶亶令聞

之膏沃而光輝者也文王之德流傳益遠造就益深詩人既由古而驗於今復自今而證諸古蓋欲成王知所以君有天下而賢才之助皆本於文王焉 發揮

上股以君臣並言而必同本於文王盛德得天之悠久下股言臣不言君而必推世臣與國俱盛者由功臣與國俱興蓋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良相碩輔際時而興甚非偶然之故如梗楠杞梓必不產於培塿之上珪璋琬琰必不產於榛莽之中上天培植多士使林然並出於聖明之時由是其子孫繼之承之光明盛大固宜矣天之眷佑翼輔聖人之子孫若此則爲聖人之子孫繼聖人之統緒其君臣之間同休匹美益信其盛而上天之眷聖德終無窮也聖德著於悠久則上天申其眷而後世之君臣同美矣故觀其世臣統業之

盛而必原夫先世功業之隆則賢才長育於興王之初尤足以見天眷之在聖人而君臣信同休於無窮矣 矜式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翼翼者勉敬之謂勉即文王之亶亶也敬即文王之緝熙敬止也文王之德莫盛於此故文王之臣子亦無不取法於此而有是勉敬焉勉則能自強而不息敬則能主一而無二以之爲已而身以脩以之事君而國以治其謀猷如此宜其傳世之無不顯矣故又歎美之曰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此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由天命之保佑而多士以生由聖化之造就而王國克生則信乎足以爲周

之楨榦矣。牆非榦無以立國，非人無以立此濟濟然之多士。乃文王之所賴以安也。

解頤

此只用集傳之意。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此乃倒說。蓋由文王之時得人之盛，其功業有維楨以寧之故，則宜乎今日傳世之顯而有厥猶翼翼之美也。羣臣能顯其謀作興於今王之時者，以其能著其功於先王之日也。苟非文王有豈弟君子之化，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並生於文王之國而一時人才維周之楨，而文王亦賴以安寧，則安能傳世之顯而有厥猶翼翼之美哉？人知其傳世顯而謀猷翼翼，則以爲人才之盛矣。亦孰知文王作養造就人才衆多已能成功於文王之時，然則今日之傳世顯而謀猷翼翼者，皆維楨以寧之源，深流長膏沃光輝者矣。

發揮

上股是言成王以下所任之臣下股是言文王當日所用之臣周世世臣所以光顯盛大而謀國必盡其誠者皆其先世藉聖君培養之功而建勲立業之致也夫何地不生才今却言多士生於王國復言惟王國能生此多士實皆出於文王養育成就之者是蓋天生一代興王之君則必有一代興王之臣良相碩輔之生皆聖人興王之福所致凡建勲立業之士皆藉文王之福而生則其子孫之能效忠以光世者亦文王福澤之流行也此正周公追述之意就生此王國王國克生上發明維周之楨之意如召奭召虎南仲皇父之類到宣王世臣之家尚賴其福矣

於式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則表裏之如一終始之無間此文王之敬所以與天合德也文王之受天命以其敬也商紂之失天命以其不敬也文王惟不已其敬是以大命集焉商紂惟不已其惡是以大命去焉天命之去就既殊則天位之隆替亦異而商之孫子遂臣服于周矣雖有子孫千億之衆其若天命何哉

解頤

聖德之深美者其敬爲不已故天人之交歸者其應爲極盛夫聖德所以合天人而一者也既謹於己則天人之應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發揮

以文王有如是之德是以天命集而人心歸要發明商之孫子且歸他人可知矣於此見天命之大也穆穆以容言敬以

心言 旨要

言義集說三
六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

聖人有以盡吾心之敬自有以得上天之心 主意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聖人之所以不可及者亦惟不已其敬而已人徒見聖德深遠若不可及也而原其所以爲深遠者亦豈外乎敬哉緝續熙明不已乎敬則其穆穆而深遠者固可得而至矣 主意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膚敏以言其才之美裸將以言其職之共黼冔以言其服之常以商之士而服商之服若不改昔日之舊也然以其膚敏之才而奔走於周王之廟則今日之命非復昔日之命矣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使爾而

不念厥祖則將墜厥緒而周之臣子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矣蓋者忠愛之篤惟其忠愛之篤是以欲其監戒之深也

解頤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此章言法先王而脩德配命則福自我求若此其易也不法先王而脩德配命則失衆失國又若彼其難也爲後王者可不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鑒哉

解頤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題上是德下是福蓋德者福之本而祖父者又德之本也人惟能以宗祖之德爲德則必不以外至之福爲福矣周公不遠舉堯舜而必近言祖者欲詳其耳之所及使知文王之

爲德純亦不已則德之合乎天也視民如傷則德之及乎民也蓋欲念其祖者當念脩其德也思所以緝熙于光明則幾乎文王之明德也思所以爲民之父母則幾乎視之如傷也使已所行皆合乎天理則凡旱麓之福祿降于文王者爲介爾景福而歸于我矣皇矣之帝祉受于文王者爲保右命之而歸于我矣凡我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爲無疆之福皆自我致之豈由他而得之乎否則顛覆其典刑德非其德福非其福矣念祖乃所以脩德常脩德乃所以常配命所謂多福即在配命之中周公告成王惟一念常在於法祖以自脩其德然所謂脩德者必常與天理合然後多福之求反於一身而有餘若使脩德之念一有間斷則有愧於祖即有愧於天而福不可求矣

旨要

賢君之所思者祖德所行者天理則大福固不必外求矣夫天理不外於祖德之中而大福不在於天理之外一念之思惟欲脩祖德而於一動之頃必求合乎天理則所謂大福者又豈在於他求哉周公戒成王言欲念爾祖在於脩德而每念合乎天理則福不待外求蓋事事求合天理即所以脩德而德之與福以類相應亦不外天理者也

主意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事之出於上天者爲難知德之本於聖人者爲易信故求於天者不若求之於聖人也天以載言則天之道既顯而爲事矣猶且聲臭俱無不可測識則天之爲天誠有未易求者乃若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實德昭著人心素孚一已盡儀刑之心即萬邦有作孚之志噫載者天道之顯猶不免幽深元遠